

辽宁民族古籍文学类之三

魏 鉴 勋 注 释

雍正詩文注解

辽宁古籍出版社

辽宁民族古籍文学类之三

雍正诗文注解

魏鉴勋 注解

书 名：雍正诗文注解

著 作 者：魏鉴勋

出 版 者：辽宁古籍出版社

地 址：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

邮政编码：110001 电话：(024)3871414

责任编辑：齐 珩

责任校对：萧 义

装帧设计：李国盛

版式设计：王珏菲

印 刷 者：沈阳市第二印刷厂

地 址：东陵区文化路60号

读者如发现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我厂联系调换

发 行 者：辽宁古籍出版社

地 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

字 数：270千字 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13.625印张 印 数：1—800

版 次：1996年3月第1版 印 次：1996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07-098-9/I·52

定 价：2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雍正皇帝及其诗文

（代前言）

—

雍正皇帝（1678年12月13日——1735年10月8日）名胤禛，康熙皇帝第四子。生母吴雅氏，护军参领威武之女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被册封为德嫔，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晋为德妃，雍正继位后尊为皇太后，雍正元年（1723）64岁死，谥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。生三男三女，其中一男二女夭亡，允禩、和硕温宪公主皆为亲出。雍正有8名后妃，皇后乌喇那拉氏，内大臣费扬古之女，雍正九年（1731）死。熹贵妃，钮祜禄氏，典仪凌柱之女，生弘历，乾隆继位尊为太后，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死。皇贵妃年氏，巡抚年遐龄之女，雍正三年（1725）死。皇贵妃耿氏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死。此外，尚有齐妃李氏、谦妃刘氏、懋嫔宋氏、宁嫔武氏。雍正有十个儿子，其中有五个夭折；有四个女儿，其中三个夭折。雍正皇帝同他的父祖一样，对子女要求颇为严格，聘请硕学鸿儒任教，使其自幼便受儒家文化的熏陶，成为有高深文化修养的人。四子乾隆皇帝自不待言，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也属皎皎者，五子弘昼、六子弘瞻也无一不是风流儒雅之

辈。

在治国方面，雍正皇帝也堪称有为之君。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高峰，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时代，而雍正在这时代中，则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。

雍正在位时间不长，只有13年，可是在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思想文化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，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。

在经济方面，雍正继位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改革赋役制度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。康熙后期，国库空虚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，“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”^①，“藩库钱粮亏空，近来或多至数十万”^②，“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”^③。雍正为了整顿财政，成立会考府处置部院钱粮奏销，杜绝舞弊。钱粮亏空一经查出，便责令当事官吏赔补。比如户部被查出亏空250万两，雍正即令户部官吏赔补150万两。在清查赔补钱粮亏空的过程中，雍正惩治贪渎，不徇私情。比如，在追赔十二弟履郡王允禩主管内务府时的亏空时，竟逼其出卖家俱；追赔十弟敦郡王允禧的亏空时，竟查抄了他的家产；至于对总督、巡抚、府道州县等地方官吏，就更不手软了。仅雍正元年，道台以上的地方大吏因亏空被革职抄家的就有12人。经过三年整顿，收到了显著成效。但因积弊太多，雍正又下令延期三年，务求完结。

雍正一方面清查追赔亏空，一方面推行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。把丁银（人头税）以州县为单位，平均摊派到田赋（土地税）之中，同时，还明令“士民一体当差”，取消了绅士免役的特权。这样一来，增加了有地者的赋役，减少了无地者的负担，是损富利贫的办法，也是中国赋役制度的一大改革。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，对于削弱封建人身控制的意义是

很大的，对于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更是不可轻忽的。

此外，雍正还实行了耗羨归公的政策。把地方政府在征收田赋时的加派部分——火耗，收归国库，不再留给各级官吏私分。雍正整顿财政各项措施推行之后，使令清代国库储银有了大幅度增长。康熙死时，国库储银为800万两，雍正五年则达到5000万两，增长了5倍多。

在整顿财政的同时，雍正还采取措施调正生产关系，发展生产。雍正元年首先废除了山东、陕西乐户的贱籍，不久，又废除了“匠籍”，接着其它各地先后也废除了贱籍。乐户、丐户、惰民、旦民、世仆、伴当、工匠等等“贱民”转为民户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，削弱了封建依附关系，对于安定社会、发展生产无疑都起到了很大地促进作用。

雍正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，除了坚持兴修水利、扩大耕地、奖掖老农等办法外，他也学父亲康熙皇帝，写下不少有关农桑的诗歌，以表对农业生产的关注。雍正时，农业生产较康熙朝有了较大发展，仅河北的水稻种植面积就已达6000顷。农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，对于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在政治方面，雍正特别重视打击贪官污吏，铲除朋党，花大气力加强君主集权。雍正打击贪官污吏，向以严厉著称，动辄革职、抄家，因此有“抄家皇帝”之称。仅以处置江宁织造曹頔一例，便足以见出雍正对贪墨的深恶痛绝。织造本来是皇帝的亲信，除了完成贡奉宫廷所需绸缎这一“钦差”之外，还负责监视地方大吏，并可给皇帝上密折。而曹家更是三代织造，内府包衣，自康熙朝以来，便是皇帝的耳目。身任江宁织造的曹頔，是康熙宠臣曹寅之子，他于雍正五年“督运龙衣进京”途中，骚扰驿站，“不遵定例，多取

驿马、银两等物”④，向驿站共勒索了367.2两白银，结果，曹頌被山东巡抚塞楞额参奏了。塞楞额的奏折上报只11天，雍正皇帝就批复了，命令内务府、吏部对曹頌等人察议。内务府经过7个来月的调查核实，做出将曹頌“革职”、

“赔还”脏款的判决。后来，因曹頌在被革职以后，仍不安分，雍正又将他枷号并抄了曹家。在处置曹頌骚扰驿站一案中，可充分见出雍正皇帝对整顿吏治、惩治贪污的重视以及雷厉风行、言出法随的作风，同时，还可见出雍正在惩治贪官污吏时是严格按律令办事的，并不像传说那样肆意而为，他所抄之家，罪有应得，罚以当罪。

雍正皇帝在惩治贪污时采取了两手政策，恩威并用。除了对贪官严惩外，对所有的地方官吏则发放养廉银，以资补助，期望官吏廉洁。养廉银由归公的耗羨中支取，并没有增加财政负担，只不过是把过去由官吏们私分的耗羨，改由国家发放而已。养廉银因地区、官职不同，数量不一。总督最高可得3万两，少者可得1.5万两；巡抚高者可得1.5万两，少者可得1万两；知县高者可得2千两，最少者也可得4百两。养廉银的数量比俸禄高出十几至几十倍。对京官则发放恩俸，尚书、侍郎可得双俸，一些小京官也可得到一些额外的俸米、俸银，藉以煞住地方官向京官送礼的风气。

雍正皇帝深悉结党营私对皇权违害不浅，所以他继位后对朋党严加取缔，他还亲笔写下《朋党论》颁示群臣。雍正先后剪除了威胁自己皇座的允禩、允禑、允禵等集团，还除掉了曾帮助自己登上宝座而由于“功高震主”的年羹尧和隆科多。

允禩是康熙的儿子；排行第八。他一直觊觎帝位，康熙未死时，他就同贝勒苏努、大学士马齐、领侍卫内大臣阿灵

阿、礼部侍郎揆叙、散秩大臣鄂伦岱等人结党，为将来自己登上皇位大造舆论，进行各种阴谋活动。允禩也是康熙的儿子，排行第九。他是允禩的得力助手。雍正继位后，允禩等人仍不甘心失败，不断散布流言蜚语，制造事端。雍正皇帝对允禩等人采取了分而治之、各个击破的策略，先把苏努等人治罪，封允禩以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高位，先将其稳住，继之以突然打击，最后，允禩、允禩均死于圈禁之地。允禩排行十四，是雍正的一奶同胞。他手握重兵，党羽甚众，对帝位也深系于心。雍正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，先晋升他为王爵，然后以进京奔丧为由，将其兵权剥夺，继而又以派其为父皇守灵为名，实际上将他软禁于康熙陵庙，最后，允禩也死于圈禁之中。就这样，与雍正争夺皇位的政治集团，在他的精心策划下，先后被粉碎。

雍正在除掉政敌的同时，对拥戴过自己而“功高震主”的权臣如年羹尧、隆科多等人也不放过。年羹尧早在雍正没当皇帝时，就是雍正的心腹，他对雍正继位，曾效过犬马之劳。他手握重兵，雄踞一方，对雍正的政敌起过很大威慑作用。他仗恃自己的特殊身份及起过的特殊作用，居功自傲，结党营私，骄横不可一世。虽然他没有篡夺皇位的打算，但是，他却成了雍正加强君权的一个障碍。雍正先将其调离西北，夺了他的兵权，拆散了他的党羽，然后陆续散播他的“罪状”，给朝臣们造成年羹尧彻底失宠，肯定垮台的印象，又先后以“年党”为罪名，查办了中央及地方一些大臣，最后，于雍正三年十二月，以92条罪状，命令年羹尧“自裁”，儿子斩首，家人充军。至此，年羹尧集团被彻底粉碎。

雍正在处置年羹尧集团的同时，对隆科多集团也开始打

击。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，康熙时，隆科多任京师步兵统领。康熙临终时，隆科多是唯一的一位传达遗命的大臣。在雍正继位之初，凡事依仗隆科多自不待言了。隆科多仗恃自己是皇亲国戚又是两朝重臣，所以专断独行，气焰逼人。因隆科多姓佟佳氏，所以经他铨选的官吏，被人们称为“佟选”。他见到亲王只是打个招呼而不跪拜，可见其骄横。凡此种触犯皇帝权力的事情，雍正当然容不得。对此，隆科多也有觉察，并采取一些预防之策，比如，辞去步兵统领，分散转移家产等等。尽管隆科多有所收敛，但是雍正仍把他视作眼中钉，于雍正五年十月，以 41 条罪状，将其革职圈禁。次年六月，隆科多死于拘禁之所。他的亲属、故旧亦受株连。这对巩固君权，推行革新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雍正为了加强君主集权，还采取了建立军机处以架空内阁的办法。雍正七年，借对西北用兵之机，雍正皇帝创建了军机处，主官为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及学习行走，简称军机大臣，由皇帝指派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充任。军机处先设在乾清门外，后移至隆宗门内，承办机要急务。军机处的设立架空了内阁及议政处，军机大臣又不同于议政王和宰辅，只能秉承皇帝意旨办事而无议决权力及票拟权力。军机处加强了皇权，提高了办事效率。

雍正朝以军事与政治交相为用的策略，对西北、西南边疆的巩固，收到了显著成效。雍正元年，出兵镇压西北和硕特部分裂主义分子罗卜藏丹津，至雍正二年二月，大获全胜。从而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。雍正七年又开始对西北准噶尔部叛乱势力用兵，至十二年议和，历时六年，虽然对以噶尔丹策零为首的叛乱势力有所打击，但也吃了一些败

仗；对准噶尔部的问题虽然没能解决，但是毕竟把噶尔丹策零的势力扼止住了，为乾隆朝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势力奠定了基础。

雍正朝对安定西南边疆，取得了很大成功。雍正皇帝采纳总督鄂尔泰的建议，对云贵川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政策，以流官制度代替土司制度。改土归流的结果，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，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，对于边疆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在思想文化方面，雍正皇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，兴办学校。登极伊始，就追封孔子五代先人为王。他还亲自祭孔，亲临太学讲经，亲笔为文宣扬孔孟之道。他的文章中每出新意，为学士文人钻研儒家经典，为封建政治服务作出了榜样。雍正皇帝还想出各种办法笼络读书人，比如，增加科举录取名额，开恩科，设临时考场，从落第举子中简拔人才……凡此，对稳定社会都起了相应的作用。

雍正皇帝笃信佛教、道教。他在未当皇帝时就与僧道来往密切，他本人对佛经、道藏有精深的研究，更是参禅的高手，他以不著衲衣的“野僧”自命，自号“破尘居士”、“圆明居士”。还在宫中举行法会，亲自说法，编选语录；还亲著《拣魔辨异录》一书，参与佛教的宗派之争。雍正佞佛、信道、崇儒，把三教合一，成了他巩固封建统治的得心应手的工具。

雍正在宣扬孔孟之道、弘扬佛法的同时，还大兴文字狱，用残酷的手段镇压异端。比如，汪景祺之狱、钱名世之狱、陆生楠之狱，谢济世之狱、查嗣廷之狱、曾静吕留良之狱、屈大均诗文狱、徐骏诗狱、沈伦诗狱……或以著作犯禁被诛，或因文字之累冤死。

汪景祺是浙江一个举人，为了求个出身之阶，极力阿谀奉承年羹尧，并给年羹尧上书赠诗。在年羹尧获罪被抄家时，发现他的诗中有“皇帝挥毫不值钱”及文章中讥弹君王杀功臣的句子，而被处斩。这起文字狱可说是事出有因，是粉碎年羹尧集团的继续。可是，徐骏之狱则不然了，纯属一起冤案。徐骏是康熙时权臣徐乾学之子，是个翰林，他诗中有“明月有情还顾我，清风无意不留人”的句子，被人举报“思念明代，不念本朝”，“大逆不道”。雍正皇帝竟然以讥讪悖乱、大不敬的罪名，将徐骏斩首。其实，徐骏这两句诗只不过是一般的吟风弄月之词。

至于处理曾静、吕留良之狱，雍正倒是颇费一番心思，而收效也颇大。曾静是湖南秀才，他对明末清初大儒吕留良著作中严华夷之防的思想，崇拜得五体投地，并叫他的徒弟张熙将他的策反信送呈总督岳钟琪，信中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，应像祖宗岳飞抗金那样来反对清朝。岳钟琪接信后，一边向雍正报告，一边捕捉了张熙和曾静。这件案子倒的确确是一件“逆案”，可是雍正皇帝却一反常态，没有简单地杀人了事。而是在审讯曾静之后，将其师徒释放，准其悔罪，并到各处现身说法，宣传雍正皇帝在《大义觉迷录》中所提出的华夷之辨的思想，即天下是众人之天下，唯有德者居之。夷狄（少数民族）中也有圣人，也可以当皇帝，而且英明的夷人皇帝比昏愤的汉族皇帝要好上万千倍。雍正皇帝这一手十分高明，不仅在政治上打倒了反对派，而且在理论上也制服了反对派。雍正对活着的曾静从宽，而对早已死去的吕留良却毫不宽容，将其剖棺戮尸，抄家籍没，子孙、学生或处斩或远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。雍正皇帝屡兴文字狱，完全是出于强化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。

雍正皇帝外交政策的基调是维护朝廷和皇帝的尊严，不准外国人干预政事。雍正元年，因西洋传教士煽惑人心，参预康熙朝册立太子之争，干预政事，而将其大部分驱逐到澳门，对于通晓科技而又愿意为朝廷效力者则集中到北京。至于同外国贸易，最初仅限在广州进行，后来开放了福建的海禁，虽然贸易额不很大，但也超过了康熙时代。在同外商贸易时，专门通过十三行办理，而且严禁外商贩毒。在对待同西洋的交往上，雍正时期虽无太大的进展，但雍正皇帝本人思想却并不保守僵化，他曾留下一张戴着西洋假发，穿着西洋外衣的画像，而且，他对西洋科学也通晓一些，尤其精于数学。

雍正皇帝的个性刚毅，有决断，他常以父皇的宽仁为不然。但是，他却失之于急躁，喜怒无常。雍正皇帝善于知人，也有自知之明，可是又过于自信；他学识渊博，极富魄力，可是又迷信祥瑞，笃信佛教；他锐意革新，可是在重大改革开始时又常犹豫。雍正皇帝性格上的优长和短处，在他的政治活动上也留下了烙印。

总的来看，雍正皇帝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英主，与历代王朝的“圣君”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

二

雍正不仅是个贤明的皇帝，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。

对于雍正的诗文，一直没有研究，这不仅是满族文学史的憾事，也是中国文学史的憾事。摒弃种种偏见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指针，给雍正诗文以妥恰的评价，自是满族文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雍正有文集20卷，诗集10卷，收在《钦定四库全书》中。此外，他还有《硃批谕旨》360卷、《上谕内阁》159卷以及

有关旗务的上谕48卷。

雍正的文章有敕谕、诏、册文、论、记、序、杂著、题辞、赞、题跋、碑文、祭文、诔等13种文体；诗歌五、六、七言均有。诗集有两部，一名《雍邸集》，7卷，为当皇帝之前的诗作；一名《四宜堂集》，3卷，为雍正元年（1723）以后之作。

雍正的文章、诗歌为世人所称许，大学士纪昀评道：“研悦文章汲古之勤为儒生所不及”，“旁涉词章尚足以陶冶百氏”，“寄情翰墨尚炳然与典故雅颂辉映”。

雍正的散文

雍正的散文以《朋党论》与《大义觉迷录》最具代表性。

雍正皇帝的《朋党论》纯为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，加强中央集权、君主独裁而作。

雍正皇帝骋其辩才，援古征今，引经据典，首先把君主打扮成至大至公的代表，接着指出臣的义务是“与君同好恶”，“一德一心”。将君臣关系明确之后，雍正以此为大前提，将朋党之危害一一罗列出来，然后做出否定朋党的结论来。

号召满汉臣工“与君同其好恶”、“合为一心，共竭忠悃”，“尽去其朋比党援之积习”，改变世风。这篇文章，论证有力，逻辑严密，在客观上暴露了清代盛世封建政治的弊端，有一定认识意义。

雍正皇帝的政论，还有一篇《大义觉迷录》。这篇文章是针对反对清朝统治的吕留良的政治主张而发的。吕留良是负有盛名的学者，他著书立说，设帐招徒，在传播学术的同时，他向追随者们宣传他的反清主张。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

立场上，反对满族入主中原，强调华夷之辨，坚决主张统治中国只能由汉族皇帝实施。吕留良的这种观点，很快便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，尤其在拥明反清的势力中影响就更大。该文阐明了“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唯有德者居之”这一道理，并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古已有之，是不违背古圣贤之道的。

《大义觉迷录》篇幅较长，说理透彻，论证雄辩，极富说服力。高明之处，在于雍正皇帝并不讳言夷狄，而且自认是夷狄，在此前提下，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夷狄的变化，论证华夷应一视同仁，进而证明夷狄之君贤者远胜过中土之昏君。

《大义觉迷录》从思想上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作用。在今天，对于批判大汉族主义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雍正的诗歌

雍正皇帝的诗歌以抒发闲适者居多，虽有一些政事也间或入诗，但重大的朝廷秘事则无一入诗。雍正的诗只反映了他的一个侧面，远非全貌。

雍正抒发闲适情怀的诗歌，意境幽美，风格淡雅；而一些吟咏别绪离情之作，感情真挚，凄楚动人。前者如《花下偶成》：

对酒吟诗花劝饮， 花前得句自推敲。
九重三殿谁为友， 皓月清风作契交。

如《夜坐》：

独坐幽园里，窗开竹影斜。稀闻更转漏，但听野鸣蛙。
沾沾泉流玉，溶溶月照沙。悠然怡静境，把卷待烹茶。

毫无帝王气，俨然隐士风范。而《偶成》：

晴空瞬息片云生，	风卷千堆雪浪惊。
石虎泥龙争斗罢，	澄潭涌出月轮明。
长空万里碧天秋，	绝点纯清亦不收。
识得如如妙中妙，	尘尘刹刹任悠悠。

竟以禅理入诗，形同老纳。综观雍正的闲适诗，会认为他是心如澄空秋水，不染纤尘的世外高人。其实不然，他的咏叹生离死别的抒情诗则截然相反，缠绵悱恻，余韵袅袅。如《寒夜有怀》：

夜寒漏永千门静，	破梦钟声渡花影。
梦醒回思记最真，	那堪梦短难常亲。
兀坐谁教梦更添，	起步修廊风动帘。
可怜两地隔吴越，	此情惟付天边月。

如《仲秋有怀》：

翻飞庭院叶初干，	怅快难禁独倚栏。
两地西风人梦隔，	一天凉雨雁声寒。
惊秋剪烛吟新句，	把酒论文忆旧欢。
辜负此时曾有约，	桂花香好不同看。

这种为相思所煎熬，回肠宛转，意在言外，余韵无穷，与唐朝李商隐的情诗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又如《美人把镜图四首》：

手摘寒梅栏畔枝， 新香细蕊上簪迟。
翠鬟梳就频临镜， 只觉红颜减旧时。

晓妆髻插碧瑶簪， 多少情怀倩竹吟。
风调每怜谁解会， 分明对面有知心。

竹风飒飒振琅玕， 玉骨棱棱耐峭寒。
把镜几回频拂试， 爱他长共月团圆。

晓寒庭院闲苍苔， 妆镜无聊倚玉台。
怪底春山螺浅淡， 画眉人尚未归来。

又如《美人展书图二首》：

丹唇皓齿瘦腰肢， 斜倚筠笼睡起时。
毕竟痴情消不去， 绡编欲展又凝思。

小院莺花正感人， 东风吹软细腰身。
抛书欲起娇无力， 半是怜春半恼春。

这种香艳纤秣，侧之于《花间集》、《玉台新咏》亦无可挑剔，差可与唐代温飞卿比美。而他的悼念父母兄弟之作，则哀惋感人。如《苦次述哀(有序)》、《母后周年序哀一首(有序)》、对怡贤亲王的悼诗等。

此外，雍正还写了一些与朝政有关的诗篇，涉及到当时的政治、军事、生产、民风等方面，如《耕藉》。尤为别致的是，雍正还曾写过两组大型组诗，吟咏农耕、蚕桑。每组诗

各二十三首，即《耕图二十三首》、《织图二十三首》。在这两组诗中，分别对耕、织过程、多种农具形象地进行了描述。

这两组诗，继康熙耕织图四十六景诗而作，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罕见的。

描写政事及军事的诗篇亦写得深刻、生动。如《赐大学士张鹏翮暂假葬亲》：

孝思忠悃本相成，	蜀道迢迢去帝京。
自是白云增恋慕，	非关绿野乐幽清。
松楸得展酬亲志，	魏阙长悬报国情。
好待陇冈封马鬣，	速还黄阁赞升平。

这首诗充分显露了雍正皇帝笼络大臣的手段高明。而在另外多首赐给大臣们的诗中，也无一不如此，假以颜色，训勉有加，希望众大臣竭诚效忠。反映重大军事活动的，如《己酉夏南甸大阅二首》，这两首诗是雍正命将西征誓师时写的。康熙朝就曾向西北准噶尔部蒙古用兵，但并未征服。雍正继位七年以后，又开始用兵西北，但也没能完全解决问题，直到乾隆时，方彻底平定西北边疆。西北用兵是清朝的大事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都有诗纪之。此外，如《狼居胥山大阅》、《水围》、《水围观猎》、《观杀虎》等篇，描写八旗兵操练，皇帝尚武，均带有鲜明的满族特色。

再如《瞻仰盛京宫阙》、《谒福陵》、《侍从兴京谒陵》等篇章，感念天恩祖德，创业维艰，也充分反映了独特的民族心理。雍正陪伴父亲东巡谒陵，这在当时是举国观注的大典，对清王朝自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。雍正对这一重大